

迎来“企稳回升”曙光

中国经济开始摆脱下行压力

■ 崔元磊 张祎 孙潇潇 报道

“这种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使我们坚信，中国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主要任务一定会实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11日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致辞时，以这样坚定的语气说。

李克强总理用一连串最新指标佐证：从7、8月份情况看，制造业经理人采购指数(PM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工业增加值、进出口、用电量、货运量等主要指标普遍回升，实体经济活跃，城镇就业继续扩大，物价总水平保持稳定，市场的信心在增强，社会预期向好。

中外分析人士对李克强上述表示的解读是：当前中国经济出现企稳回升势头，曾经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或已摆脱。中国有信心实现2013年GDP增长7.5%的预定目标。

“李总理说这话是很有底气的，中国今年实现7.5%左右的GDP增长率没有问题。中国经济急剧下滑的势头得到了控制。我们认为李总理提出的‘上限’、‘下限’不会突破。”花旗银行高级经济学家丁爽说。

人们注意到，优于预期的经济数据，大大缓解了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忧，乐观者的队伍在壮大。

多家外资金融机构纷纷上调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花旗银行11日将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从7.4%上调到了7.6%。

野村证券称看好中国经济转型前景，并预期第三季度GDP增长率可能会高于7.4%。

更加乐观的德意志银行10日晚上上调了中国GDP增长预期，这是它在8月22日以来的第二次上调。德意志银行预计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第三季度将回升到7.9%，在第四季度进一步攀升到8%。

“我们认为复苏将可能持续到四季度”，瑞银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在报告中说，“稳定的经济增长和温和的通胀水平为政府推动中长期结构性改革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汇丰银行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触底回升。“我们期待未来几个季度中国经济将呈现出进一步改善的局面。”汇丰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说。

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透露了“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秘密”。

他说，只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经济总量政策就保持稳定，主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点是调整经济结构，主动力量是推进改革创新，以不断释放内需潜力、创新的动力和改革的红利，来激发市场的活力，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高层对短期经济增速不那么关注的背后，是对中国经济增长规律的新认识。李克强近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所刊发的署名文章中提到，中国GDP从以前的两位数增长到2011年的9.3%和2012年的7.7%，再平稳过渡到今年的7.5%左右，既是经济规律的趋势，也是主动调控的结

果。

虽然过去两个月的经济数据表现强劲，但是经济学家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可能会重新遇到下行的压力，要保持经济稳中有进的发展，必须妥善处理好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诸多挑战。

“中国经济面对的基本挑战依然存在，如工业产能过剩、潜在的房地产泡沫、低潜在增速下的金融风险等”，巴克莱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常健说，“结构性改革是释放增长潜力的唯一出路”。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也表示，如何防止房价的过快上涨，如何控制产能过剩以及如何保持稳定的货币政策，将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需要注意的问题。

“链接

8月份经济数据

国家统计局9月10日公布的经济数据好于预期。

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4%，比7月份加快0.7个百分点，上升至近17个月高点，环比连续三月加速。地区上，西部工业增速居前，同比增长12.9%。此外，发电量、粗钢产量分别同比增长13.4%和12.8%，均为近两年较高增速。

1-8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6.26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0.3%，增速比1-7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环比连续三月加速。其中，总投资1/5的基础设施建设增

速较1-7月加快0.9个百分点，占总投资比重近45%的二产业投资增速较1-7月加快0.6个百分点。中央项目投资虽稳中略降，但占绝大部分(90%以上)的地方项目投资增速有止跌回升迹象。另外，民间投资和计划新开工增速偏稳，房地产投资和新开工面积增速小幅回调。

8月消费稳中微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9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3.4%。其中，房地产相关消费回暖较为明显，建筑、装潢材料类零售额同比增长24.2%，持续两个月较大幅度回升，家具类消费同比增长21.3%，较6、7月份也明显回升。此外，日用品和服装鞋帽零售额增速均有小幅回升。金银珠宝类销售同比增长21.8%的增速较7月的41.7%降幅明显。

8月全社会融资规模1.57万亿元，环比多增7504亿元，主要是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大量增加，另外委托贷款和企业债券净融资的增幅也较为显著。

8月份出口回升7.2%，进口回升7%，贸易顺差285亿美元。出口增速稳定，一般贸易增速和占比都与上月持平，进料加工贸易小幅上升。进口额方面，一般贸易和进料加工小幅下降，但是设备进口增速较快。从区域来看，对美国、日本和东盟的出口上升速度较快。出口主要商品中，机电、服装鞋帽等传统出口商品增长稳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速加快。

8月CPI同比增加2.6%，环比上涨0.6%，涨幅与市场预期基本一致。

(新华)

“名家视角·高连奎专栏

从空城鬼城现象看中国的城镇化

■ 高连奎 经济学家

近日，媒体关于空城鬼城的报道开始多了起来，辽宁铁岭一般被看做典型案例，不仅中国媒体报道，前段时间海外媒体也关注过这一现象，不过笔者要指出的是，空城、鬼城毕竟是特例，中国造新城的地方确实不少，但更多的是在老城的基础上进行扩展，而且新城距离老城如此之远的更是罕见。不过，铁岭案例也给中国城镇化敲响一个警钟，那就是对于三四线城市来说，其人口规模不会快速膨胀，其发展应该慎重，而根据笔者的研究，中国未来80%的GDP将由中国20%的城市贡献，中国80%的人口也将集中在20%的城市。这是考虑城镇化的基础，中国城镇化的重点在东部，而非西部。

中国历来都有重视贫困地区的传统，但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出在中西部的贫困地区，而是出现在中东部的大城市。中国总是支持乡镇卫生院，但实际支持大城市的医院更有效果；中国总是支持农村学校，但在大城市兴建更多的中小学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中国的很多事情其实做反了。中国现在要做的应该是将诸如协和医院这样的大医院迅速扩容，应该是在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兴建更多的公立中小学，这才是城镇化的重点。资源的投向必须与人流的方向一致，而不是相反。

全国城镇化会议，本来计划今年三月份召开，其规划已经制定好，内容也已经成型，但拖到现在迟迟没有召开，其原因可能是怕中国掀起新一轮的投资高潮，从而延滞了目前的去杠杆和调结构时机。这种考虑是有道理的。但全国城镇化已经箭在弦上，其推进和不推进都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因为这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任何一个经济体当其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的时候都会迎来一个城市化的高潮，这是阻挡不住的，除非中国放弃经济发展的步伐。

而观察世界城市化的规律，就会发现，城市化的过程中都伴随着诸如城市贫民区的出现，城市拥挤，城市混乱，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等问题。而中国如果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提前进行合理规划反而能避免这些问题，所以全国城镇化规划的出台和全国城镇化会议的召开又是不能总往后拖的事情。

关于中国的城镇化历来就有一种思路，那就是限制大城市的发展，而让人口就近转移到中小城镇，但这往往又是不现实的，因为中小城镇并不能提供充分的就业，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是必然趋势，而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一个折中的方案呢，答案是存在的，那就是向区域性中心集中，按本次全国城镇规划透露的内容就是向区域城市群集中。这也将是中国今后发展的大趋势。

在改革开放后，我国沿海地区首先得到了迅速发展，上世纪80年代，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带火”珠三角；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拉动长三角；21世纪后，滨海新区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建立，则为环渤海地区和北部湾两地都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外向型经济的沿海地区遭到了近30年来最大的打击，外需一直拖我国经济增长的“后腿”。因此，我国将扩大内需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制定内地的区域发展规划则是拉动内需的重要推手。

中国地域广大、地理差别明显，为了使这些战略能够更好地落到实处，产生更大的成效，近两三年来，中国政府先后批复涉及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天津滨海新区、福建省海峡西岸经济区、包括陕西、甘肃两省部分地区的关中天水经济区、中国图们江区域、黄河三角洲等、横琴新区、安徽皖江城市带、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等众多区域规划和文件。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等四大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一样，现在中国这一轮新规划更新了全国的经济地理，对中国经济必将起到长远的影响。

经过这轮的经济规划，中国将在东部形成长三角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山东沿海蓝色经济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辽宁沿海经济带，江苏沿海经济带，海南旅游岛，福建海西经济区八大经济区，在中部形成江西鄱阳湖生态区、安徽皖江城市带、皖江城市带、湖北武汉城市圈、湖南长株潭城市群，河南中原经济区六大区域，在北方形成京津冀经济区，长吉图经济区，在西部形成成渝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青海省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贵州黔中经济区，云南桥头堡经济区，新疆天山北坡经济区等七大经济区。

除此之外国家也将改革试验的任务分散到了更广泛的地方。

全国城镇化规划中透露的关于城市群的规划将涉及20多个城市群，其实这些城市群的建设也是建立在前面的规划之上的，其原则就是农村向城镇集中，中小城镇向区域城市群集中，这样既转移了农村人口，也不必对大城市造成过度的压力，总之这一中国经济新版图日益形成，并且对中国未来发展起到关键作用。中国以后更多的资源应该投向这些区域中心，而不再是所谓的贫困地区。

国企改革先拿拆分中石油开刀

■ 毛木子 报道

中石油贪腐窝案仍然是各界关注的焦点，有关是否应该打破中石油垄断地位的争论日趋激烈。即使在大连召开的达沃斯论坛，也难以绕开。

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多次提及改革放权，并称“这些都是触动利益的事情。但是，我讲过我们会用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改革，做到‘言必行，行必果’”。展示了新一届领导人改革的决心，释放出积极的改革信号。

原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也在论坛上回应了中石油贪腐窝案，称自己最希望政府能下定决心对国企实行政企分开，不要出现走回头路的情况。此前，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四名高层和前任董事长蒋洁敏相继涉案受查。

李荣融在论坛上说，解决央企的品牌、口碑不佳的问题，必须要继续坚定地推行政企分开，不能走回头路。要让企业自己去市场中竞争，自己去成长，政府不能管得太多，下太多文件，这样会让企业无所适从。

国企改革在过去几年中几乎陷入停滞，有关国企改革的论调基本只存在于各大论坛和学者讲话中，政府绝少提及。即使是即将召开的被寄予改革厚望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也未见有关国企改革方面的议程传出。

放权让利一直是改革开放的主线。而随着中石油贪腐窝案的日渐明朗，中石油能否成为新一轮国企改革突破口？拆分中石油能否成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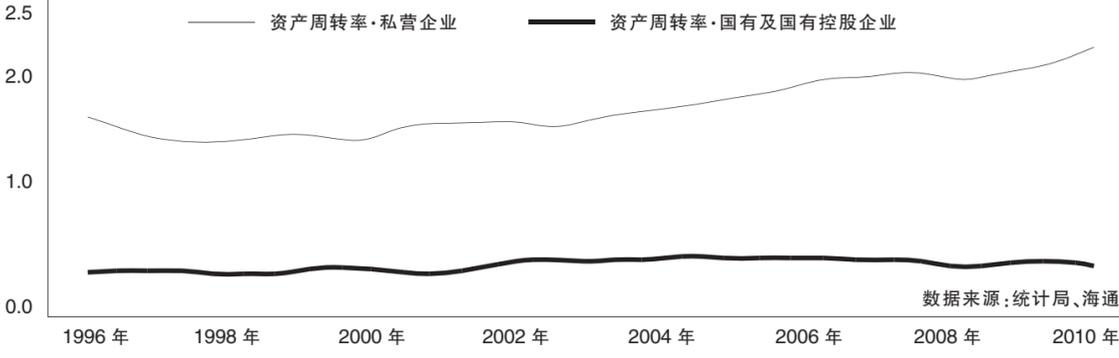
仅仅打破行业垄断远远不够

为了保证国内原油供应安全，早在1998年国务院赋予了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垄断的权力：中石油、中石化把控了陆上油气开采权，中海油则独占海洋石油开采，还获得了执行无限量的“原油进出口国营贸易”的权力。于是，在国内石油领域，中石油和中石化占据了几乎所有的原油供应渠道，绝对权力就此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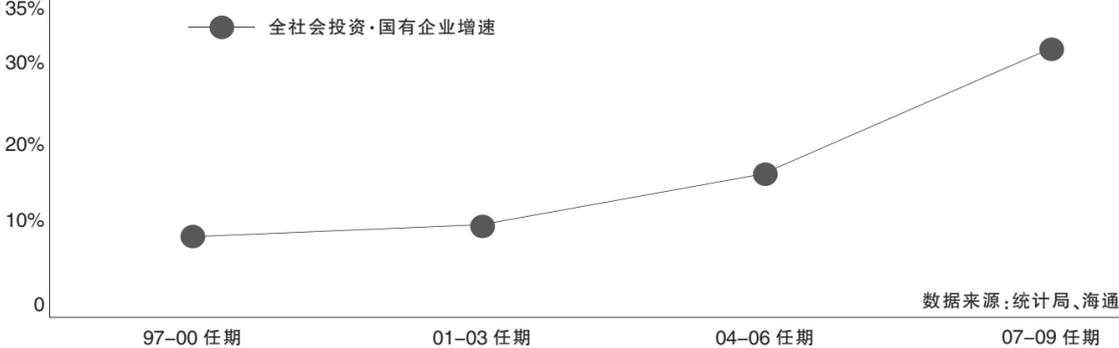
再加上国企传统就有计划经济思维，重数量、轻质量，以做大规模为荣。以主营业务收入为目标的任期考核，实际也鼓励央企把规模做大，1997-2009年的四个任期内，国有企业投资增速节节上升。中石油在蒋洁敏掌权时代，就频频在国内外掀起收购潮，以规模扩张为主要目标。

但以营业收入为目标，经常出现投资“为投而投”，导致投资效率低下，以上市公司央企控股的88家企业为样本，平均ROA(资产收益率)从1996年的11.7%持续下降到2010年的4%左右。尽管中石油在蒋洁敏治下成为全球市值第三大石油企业，但其一味在炼油和石化等资本密集型业务加大投资，盈利能力较低，还影响到

国企资本经营效率低下



国有企业投资增速节节上升



了油气勘探和生产方面的发展。

而就在总理和原国资委领导为国企改革指出方向的时候，来自民营企业的代表王大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也在达沃斯表态，希望新一届政府在垄断行业的开放有实质性动作。在刚刚公布的2013胡润百富榜上，王健林以1350亿元人民币财富首次成为中国首富。

事实上，只是打破行业垄断是远远不够的。首先其垄断地位难以从法律层面进行挑战。《反垄断法》明确规定了这类产业是自然垄断范畴，现行的《反垄断法》难以撼动其垄断地位。

况且中石油这样的垄断企业，早已将其势力和利益扩充到这个行业的每个角落。即使放开垄断，也鲜有民企能够与之竞争。2011年，油价高企下，“两油”仍高喊炼油业务巨亏，并进而“缩量供应”，导致山东、重庆等多地民营加油站“油荒”。

美国芝加哥一家期货经纪公司老总曾对此事感叹称，“中国的‘两油’不仅庞大，而且强大，他们手中的权力甚至已经超越了国家发改委。”

拆分中石油路线图

当初国企改革的初衷是通过市场化改革，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目前从经营

形势来看，这一任务已在相当程度上完成。但是制度层面上的市场改革还远没实现。比如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还存在着权力边界划分不清晰的问题：国企一方面承担着相当一部分政府、社会职能，对企业发展带来沉重压力；另一方面国企也有意无意地享受着政府用公权为自己带来的优势。

此外，现代企业制度中的核心——政企分开的任务尚未完成，国企的行政级别至今尚未取消，也使得国企具有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身份，也让改革的动力丧失。

由此对于国企改革也提出了要求，取消所有带有歧视性的法律法规，逐步改变那些看不见的门槛，让国企和其他所有制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

而除一些幼稚性产业如稀土产业需要强化国企全产业链外，许多成熟型产业如石化、粮食、煤炭等，都不宜向全产业链方向发展，而应当向上发展，放开下游，形成一个初级产品相对集中垄断、最终产品充分竞争格局。留在下游的国企按照市场游戏规则行事。国企与民企在一个产业链中形成利益共同体，比较符合中国国情。

由于中石油是上市公司，因此拆分的难度要远远高于铁道部。因此现在拆分中石油可行的是，除了上市公司之外，集团

其余所掌握的业务应该划分出去脱离中石油。以后的新业务，都以招标模式引进外部公司管理。

而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认为，国家不应允许中石油将自产原油价格参照国际三地原油价格进行完全等价销售。“它太大了，如果需要按照这个价格进行销售，销售所得的资金，压根就不知道流向何方，或者输送给了哪个板块。”

韩晓平给出的办法是，拆分中石油等垄断寡头，由国家成立独立的国家石油主权公司，全权负责国内石油资源开采，然后再卖给包括中石油在内的任何一家炼油厂。

此外，由于此次中石油贪腐窝案涉案人员，其履历显示工作经历都和上游相关。可以推断，如果目前接受审查人员确实查出存在违法违规违纪行为，其背后最有可能牵涉的是油服企业。如果拆分中石油，也有可能最先从其上游企业开刀。

结语：国企一方面以企业形式经营，另一方面还承担部分政府和社会职能，享受政府用公权带来的优势。因此，不将中石油这样的垄断企业分拆，打破其在整个产业上的利益链，改革放权就难以成行。虽然分拆中石油这样的大象非朝夕之功，由此也更需要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改革。